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11

列子文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：王克俭

副主编：邓光明

编写人员：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

策 划：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列子小传

《列子》一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。其思想与道家十分接近，后来被道教奉为经典。唐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诏称《列子》为《冲虚真经》。书中记载了许多民间故事、寓言和神话传说，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。书中还有大量的养生与古代气功的论述，亦值得研究。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吸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《列子》是有必要认真阅读的。

《列子》一书相传为战国时期列御寇所著。列御寇在古籍中又被写作列圉寇、列圉寇，郑国人。《庄子》中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。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说：“子列子贵

虚。”这里的“虚”即虚静、无为，一切顺应自然。列子曾向壶丘子林和老商氏学过气功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把他描绘成为神仙，说：“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”列子的学说主要是养生术，因而他不大关心政治，认为政治事务与政治斗争，以及一切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努力都有碍于养生。在这方面，他与老子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权术有明显区别，而比较接近于庄子，其消极因素是十分明显的。但他与秦汉的神仙家又有所不同，认为人不能长生不死，有生必有死，该生就让它生，该死就让它死，才是正确的态度。在这一点上，也和庄子相同。

今本《列子》虽系魏晋人的作品，但他们在重新编辑《列子》时，毕竟采录了许多先秦古籍中关于列子的记载，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。其中有些寓言故事古朴无华，不见于汉魏诸书，如愚公移山，扁鹊易心等。可知今本《列子》中也保存了不少古本《列子》的断简残篇与零星记载，对子研究列子其人及其思想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天 瑞

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国君卿大夫视之，犹众庶也。国不足，将嫁于卫。弟子曰：“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，先生将何以教？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？”子列子笑曰：“壶子何言哉？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。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。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，阴阳尔，四时尔。不生者凝独，不化者往复。往复，其际不可终；凝独，其道不可穷。《黄帝书》曰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’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谓之生化形色智力谓息者，非也。”

列子住在郑国圃田，四十年没有知道他的人。郑国的国君公卿大夫看待他，就像看待一般老百姓一样。郑国发生了饥荒，列子准备言开家到卫国去。他的学生说：“老师这次出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学生想请教一些问题，老师用什么来教导我们呢？老师没有听到过壶丘子林的教导吗？”列子笑着说：“壶丘先生说了什么呢？即使如此，他老先生曾经告诉过伯昏瞀人。我从旁边听到了，姑且告诉你们。他的话说：有生死的事物不能产生其他事物，有变化的事物不能

使其他事物发生变化。没有生死的事物能够产生出有生死的事物，没有变化的事物能使有变化的事物发生变化。有生死的事物不能不生死，有变化的事物不能不变化，所以这些事物经常生死，经常变化。经常生死、经常变化的事物，无时无刻不在生死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阴阳是这样，四时也是这样。没有生死的事物无与伦比，没有变化的事物循环往复。循环往复的事物，它的边界永远找不到；无与伦比的事物，它的道理不可以穷究。《黄帝书》说：‘虚空之神不会死亡，它就是幽深微妙的阴户。阴户的大门，就叫做天地的本根。它绵延不断，好像存在着，用它不尽。’所以产生万物的自己不生死，变化万物的自己没有变化。它自己产生，自己变化；自己形成，自己着色；自己产生智慧，自己产生力量；自己消减衰落，自己生长旺盛。说有使它产生、变化、形成、着色、产生智慧、产生力量、消减衰落、生长旺盛的事物，那是错误的。”

子列子曰：“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。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天地安从生？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浑沦。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无形埒，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变者，究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。一者，形变之始也，清轻者上为天，浊重者下为地，冲和气者为人；故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。”

列子说：“过去圣人凭借阴阳二气来统御天地万物。有形的事物是从无形的事物产生出来的，那么有形的天地万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所以说：天地万物的产生过程有太易阶段，有太初阶段，有太始阶段，有太素阶段。所谓太易，是指没有出现元气时的状态。所谓太初，是指元气开始出现时的状态；所谓太始，是指形状开始出现时的状态；所谓太素，是指质量开始出现时的状态。元气、形状、质量具备但却没有分离开来，所以叫做浑沦。所谓浑沦，说的是万物浑然一片而没有分离开来的状态。看它看不见，听它听不到，摸它摸不着，所以叫做简易。易没有形状，易变化而成为一，一变化而成为七，七变化而成为九。九是变化的终极，于是反过来又变化而成为一。一是形状变化的开始，清轻之气上浮成为天，浊重之气下沉成为地，中和之气便成为人，所以天地蕴含着精华，万物由此变化而生。”

子列子曰：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然则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长，圣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何则？生覆者不能形载，形载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违所宜，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，非阴则阳；圣人之教，非仁则义；万物之宜，非柔则刚；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故有生者，有生生者；有形者，有形形者；有声者，有声声者；有色者，有色色者；有味者，有味味者。生之所生者死矣，而生生者未尝终；形之所形者实矣，而形形者未尝有；声之所声者闻矣，而声声者未尝发；色之所色者彰矣，而色色者未尝显；味之所味者尝矣，而味味者未尝呈；皆无为之职也。能阴能阳，能柔能

刚，能短能长，能员能方，能生能死，能暑能凉，能浮能沈，能宫能商，能出能没，能玄能黄，能甘能苦。能羶能香。无知也，无能也，而无不知也，而无不能也。”

列子说：“天地没有完备的功效，圣人没有完备的能力，万物没有完备的用途。所以天的职责在于生长覆盖，地的职责在于成形载物，圣人的职责在于教育感化，器物的职责在于适合人们使用。这样看来，天有短缺之功，地有擅长之事，圣人有淤塞之时，器物有通达之用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生长覆盖的不能成形负载，成形负载的不能教育感化，教育感化的不能违背它的适当用途，事物适宜的功用已经确定了，便不能再超出它所担负的职责。所以天地的运行，不是阴便是阳；圣人的教化，不是仁便是义；万物的本质，不是柔便是刚；这些都是按照它所适宜的功用而不能超出它所担负的职责的。所以有有生死的事物，有使有生之物产生的事物；有有形状的事物，有使有形之物成型的事物；有有声音的事物，有使有声之物发出声音的事物；有有颜色的事物，有使有色之物表现出颜色的事物；有有滋味的食物，有使有味之物呈现出滋味的食物。有生死的事物所呈现出的生命死亡了，但使有生之物产生的事物却没有终止；有形状的事物所呈现出的形状成就了，但使有形之物成型的事物却没有出现；有声音的事物所呈现出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了，但使有声之物发声的事物却没有发声；有颜色的事物所呈现出的颜色显明了，但使有色之物出色的事物却没有显露；有滋味的食物所呈现出的滋味已经被尝到了，但使有味之物出味的食物却没有呈现。这些都是‘无’所做的事情。无使事物可以表现出阴的特性，

也可以表现出阳的特性；可以表现出柔的特性，也可以表现出刚的特性；可以缩短，也可以延长；可以呈现圆的形状，也可以呈现方的形状；可以产生，也可以死亡；可以暑热，也可以凉爽；可以上浮，也可以下沉；可以发出宫声，也可以发出商声；可以呈现，也可以隐没；可以表现出黑的颜色，也可以表现出黄的颜色；可以呈现出甜的滋味，也可以呈现出苦的滋味；可以发出羶的气味，也可以发出香的气味。它没有知觉，没有能力，却又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”

子列子适卫，食于道，从者见百岁髑髅，撻蓬而指，顾谓弟子百丰曰：“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。此过养乎？此过欢乎？种有几：若薨为萑，得水为蜃。得水土之际，则为蜃蛤之衣。生于陵屯，则为陵舄。陵舄得郁栖，则为乌足。乌足之根为蜥蜴，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化而为虫，生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曰驹撮。驹撮千日化而为鸟，其名曰乾余骨。乾余骨之沫为斯弥，斯弥为食醢颐辂。食醢颐辂生乎食醢黄輶，食醢黄輶生乎九猷，九猷生乎督芮，督芮生乎首腐蠹。羊肝化为地皋，马血之为转邻也，人血之为野火也。鹬之为鹬，鹬之为布谷，布谷久复为鹬也。燕之为蛤也，田鼠之为鹬也，朽瓜之为鱼也，老韭之为菟也，老榆之为猿也，鱼卵之为虫。壹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，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鵲。纯雌其名大腰，纯雄其名稚蜂。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迹，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湿，醢鸡生乎酒。羊奚比乎不筲，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乌生人，人久人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

列子到卫国去，在路边吃饭，看见道旁有百年的死人头骨。列子拔起一根飞蓬草指着它，回头对他的学生百丰说：“只有我和他懂得万物既没有生，也没有死的道理。生死果真使人忧愁吗？生死果真使人欢喜吗？物种都有出生与复归的机关：就像青蛙变为鹌鹑，得到水又继续变化。到了水土交会之处，便成为青苔。生长在高土堆上，便成为车前草。车前草得到了粪土，又变为乌足草。乌足草的根变为土蚕，它的叶子则变为蝴蝶。蝴蝶很快就又变为虫子，如果生长在炉灶下，它的形状就会像蛻了皮一样，它的名字叫驹撮。驹撮过了一千天，又变化成为鸟，它的名字叫乾余骨。乾余骨和唾沫变成为斯弥虫，斯弥虫又变成为酒醋上的颐络虫。酒醋上的颐络虫生出了酒醋上的黄辄虫，酒醋上的黄辄虫又生出了九猷虫，九猷虫生出了瞿芮虫，瞿芮虫又生出了萤火虫。羊肝变化为附在地面上的白气，马血变成为能转动的磷火，人血变成为在野外流窜的鬼火。鹪鸟变成为展风鸟，展风鸟变成为布谷鸟，布谷鸟时间长了又反过来变为鹪鸟。燕子变成为蛤蜊，田鼠变成为鹌鹑，腐朽的瓜变成为鱼，老韭菜变成为菟菜，老母羊变成为猿猴，鱼的卵又变成为虫子。蜜爱山上的兽自己怀孕而生崽叫做类，河泽中的鸟互相看着面生子叫做鵙。全是母的动物的名字叫大腰，全是公的动物的名字叫稚蜂。羊相思的男士不要妻子而受胎，单相思的女子不嫁丈夫而怀孕。后稷生于巨人的脚印，伊尹生于空旷的桑林。蜾蜭生在潮湿之处，蟻蜋生在酒醋之中。羊奚草与不长笋子的老竹相比美，不长笋子的老竹生出了青宁虫，青宁虫生出了豹子，豹子生出了马，马生出了人，人活久了又复归于像阴户那样的机关。万物都从这个机关生出，又都复于这个机关。

《黄帝书》曰：“形动不生形而生影，声动不生声而生响，‘无’动不生‘无’而生‘有’。”形，必终者也。天地终乎？与我偕终。终进乎？不知也。道终乎本无始，进乎本不久。有生则复于不生，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者也；无形者，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，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恒其生，画其终，惑于数也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属天清而散，属地浊而聚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，归也，归其真宅。黄帝曰：“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”

《黄帝书》说：“形体动不产生形体而产生影子，声音动不产生声音而产生回响，‘无’动不产生‘无’而产生‘有’。”有形之物是一定会终结的。天地会终结吗？和我一样有终结。终结有完尽的时候吗？不知道。道终结于原来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完尽于原来就没有事物的地方。有生死的事物则回复到没有生死的状态，有形状的事物则回复到没有状态的状态。没有生死的状态，并不是原来就没有生死；没有形状的状态，并不是原来就没有形状。凡是产生出来的事物，按理是必定要终结的。该终结的事物不得不终结，就像该产生的事物不能不产生一样。而要想使它永远生存，制止它的终结，这是不懂得自然之理啊！精神，属于天；骨骸，属于地。属于天的清明而分散，属于地的混浊而凝聚。精神离开了形骸，各自回到它原来的地方，所以叫它为鬼。鬼，意思是回归，回到它原来的老家。黄帝说：“精神进入天门，骨骸返回原来的地根，我还有什么留存呢？”

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其在婴孩，气专志一，和之至也，物不伤焉，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壮，则血气飘溢，欲虑充起，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。其在老耄，则欲虑柔焉，体将休焉，物莫先焉。虽未及婴孩之全，方于少壮，间矣。其在死亡也，则之于息焉，反其极矣。

人从出生到死亡，大的变化有四个阶段：婴孩，少壮，老耄，死亡。人在婴孩阶段，意气专一，是最和谐的时候，外物不能伤害它，德不能比这再高了。人在少壮阶段，血气飘浮横溢，欲望思虑充斥升起，外物便向它进攻，德也就开始衰败了。人在老耄阶段，欲望思虑不断减弱，身体将要休息，外物也就不和它争先了。这时的德虽然还不如婴孩时的完备，但与少壮阶段相比，却有距离了。人在死亡阶段，那就到了完全休息的时候，返回到出生之前的极点了。

孔子游于太山，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问曰：“先生所以乐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吾乐甚多：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；而吾得为人，是一乐也。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为贵；吾既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。人生有不见日月、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终也，外常得终，当何忧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善乎！能自宽者也。”

孔子在泰山游览，看见荣启期漫步在郕邑的郊外，穿着粗

皮衣，系着粗麻绳，一面弹琴，一面唱歌。孔子问道：“先生这样快乐，是因为什么呢？”荣启期回答说：“我快乐的原因很多：大自然生育万事万物，只有人最尊贵；而我既然能够成为人，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了。人类中有男女的区别，男人受尊重，女人受鄙视，所以男人最为贵；而我既然能够成为男人，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二个原因了。人出生到世上，有没有见到太阳月亮、没有离开襁褓就夭亡的，而我既然已经活到了九十岁，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三个原因了。贫穷是读书人的普遍状况，死亡是人的最终结果，我安心处于一般状况，等待最终结果，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说得好！你是个能够自己宽慰自己的人。”

林类年且百岁，底春被裘，拾遗穗于故畦，并歌并进，孔子适卫，望之于野，顾谓弟子曰：“彼叟可与言者，试往讯之。”子贡请行。逆之垅端，面之面叹曰：“先生曾不悔乎？而行歌拾穗？”林类行不留，歌不辍。子贡叩之不已，乃仰而应曰：“吾何悔邪？”子贡曰：“先生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？”林类笑曰：“吾之所以为乐，人皆有之，而反以为忧。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故能寿若此。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故能乐若此。”子贡曰：“寿者人之情，死者人之恶。子以死为乐，何也？”林类曰：“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[安]知其不相若矣？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”子贡闻之，不喻其意，还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“吾知其可与言，果然；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。”

林类的年纪将近一百岁了，到了春天还穿着粗皮衣，在田地里拾取收割后遗留下来的谷穗，一面唱歌，一面往前走。孔子到卫国去，在田野上看见了他，回头对学生说：“那位老人是个值得对话的人，试试去问问他。”子贡请求前往。在田埂的一头迎面走去，面对着他感叹道：“先生没有后悔过吗？却边走边唱地拾谷穗？”林类不停地往前走，照样唱歌不止。子贡再三追问，他才仰着头答复说：“我后悔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您少年时懒惰不努力，长大了又不争取时间，到老了还没有妻子儿女，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，又有什么快乐值得拾谷穗时边走边唱歌呢？”林类笑着说：“我所以快乐的原因，人人都有，但他们却反而以此为忧。我少年时懒惰不努力，长大了又不争取时间，所以才能这样长寿。到老了还没有妻子儿女，现在又死到临头了，所以才能这样快乐。”子贡问：“长寿是人人所希望的，死亡是人人所厌恶的。您却把死亡当作快乐，为什么呢？”林类说：“死亡与出生，不过是一去一回。因此在这儿死去了，怎么知道不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生呢？由此，我怎么知道死与生不一样呢？我又怎么知道为求生存面忙忙碌碌不是头脑糊涂呢？同时又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死亡不比过去活着更好些呢？”子贡听了，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回来告诉了孔子。孔子说：“我知道他是值得对话的，果然如此；可是他懂得自然之理并不完全彻底。”

子贡倦于学，告仲尼曰：“愿有所息。”仲尼曰：“生无所息。”子贡曰：“然则赐息无所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有焉耳。望其圯，盬如也，宰如也，坟如也，鬲如也，则知所息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”仲尼曰：“赐！汝知

之矣。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；知老之惫，未知老之佚；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也。晏子曰：‘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！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’死也者，德之徽也。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夫言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也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知非焉。有人去乡上、离六亲、废家业、游于四方而不归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谓之狂荡之人矣。又有人钟贤世、矜巧能、修名誉、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为智谋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，而世与一不与一。唯圣人知所与，知所去。”

子贡对学习有些厌倦，对孔子说：“希望能休息一阵。”孔子说：“人生没有什么休息。”子贡问：“那么我也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休息的时候。你看那空旷的原野上，有高起来的地方，好像是墓穴，又像是土丘，又像是底朝上的饭锅，就知道休息的时候了。”子贡说：“死亡真伟大啊！君子在那时休息了，小人在那时被埋葬了。”孔子说：“赐！你现在已经明白了。人们都知道活着的快乐，却不知道活着的劳苦；都知道老年的疲惫，却不知道老年的安逸；都知道死亡的可恶，却不知道死亡是休息。晏子说过：‘真好啊，自古以来就有死亡！仁慈的人在那时休息了，不仁的人在那时被埋葬了。’死亡是德所求取的事情。古人把死人叫做‘归人’。说死人是‘归人’，那么活着的人就是‘行人’了。一直在外面行走而不知道回家，那是抛弃了家庭的人。一个人抛弃了家庭，所有世上的人都反对他；天下的人都抛弃了家庭，却没有人知道反对。有人离开了家乡，抛弃了亲人，荒废了家业，到处游荡而不知道回家，这是怎样的人呢？世上

的人一定会说他是放荡而疯狂的人。又有人专心致志于盛世之治，自以为聪明能干，于是博取功名，到处夸夸其谈而不知道停止，这又是怎样的人呢？世上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有智慧谋略的人。这两种人都是错误的，而世上的人却赞扬一个，反对一个。只有圣人才知道什么该赞扬，什么该反对。”

或谓子列子曰：“子奚贵虚？”列子曰：“虚者无贵也。”子列子曰：“非其名也。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败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

有人对列子说：“您为什么以虚无为贵呢？”列子说：“虚无没有什么可贵的。”列子又说：“不在于事物的名称。关键在于保持静，最好是虚，清静与虚无，便得到了事情的真谛；争取与赞许，反而丧失了事情的精义本性。事物已被破坏，而后出现了舞弄仁义的人，但却不能修复了。”

粥熊曰：“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畴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，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。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畴觉之哉？凡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，亦不觉其成，亦不觉其亏。亦如人自世至老，貌色智态，亡日不异；皮肤爪发，随世随落，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。间不可觉，俟至后知。”

鬻熊说：“万事万物运动转移永不停止，连天地也在悄悄地移动，谁感觉到了呢？所以事物在那里减损了，却在这里有了盈余；在这里成长了，却在那里有了亏缺。减损、盈余、

成长、亏缺，随时发生，随时消失。一往一来，头尾相接，一点间隙也看不出来，谁感觉到了呢？所有的元气都不是突然增长，所有的形体都不是突然亏损，所以我们也就不觉得它在成长，也不觉得它在亏损。这也像人们从出生到衰老一样，容貌、肤色、智慧、体态，没有一天不发生变化；皮肤、指甲、毛发，随时生长，随时脱落，并不是在婴孩时就停顿而不变化了。变化一点觉察不到，等到衰老来到了才明白。”

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。又有忧彼之所忧者，因往晓之，曰：“天，积气耳，亡处亡气。若屈伸呼吸，终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忧崩坠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天果积气，日月星宿，不当坠耶？”晓之者曰：“日月星宿，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，只使坠，亦不能有所中伤。”其人曰：“奈地坏何？”晓者曰：“地积块耳，充塞四虚，亡处亡块。若躇步跼蹐，终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忧其坏？”其人舍然大喜，晓之者亦舍然大喜。长庐子闻而笑之曰：“虹蜺也，云雾也，风雨也，四时也，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。山岳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积气也，知积块也，奚谓不坏？夫天地，空中之一细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难终难穷，此固然矣；难测难识，此固然矣。忧其坏者，诚为大远；言其不坏者，亦为未是。天地不得不坏，则会归于坏。遇其坏时，奚为不忧哉？”子列子闻而笑曰：“言天地坏者亦谬，言天地不坏者亦谬。坏与不坏，吾所不能知也。虽然，彼一也，此一也，故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；来不知去，去不知来。坏与不坏，吾何容心哉？”